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解脱



第一章 精灵大聚会

那天，我有事在外，忙了一夜，回家时，已是破晓时分，东方微白，几丝红霞，欲现又隐，天色仍然很黑。我在门口停车，才一跨出车门，就有一股黑影，挟着一阵劲风，自上而下扑来。

这种情形，本来很是突兀，令人吃惊，但是我却并不惊慌，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家有一头“神鹰”（红绫这样称呼它），这凌空下降，欢迎我彻夜未还，至今方归的，自然就是鹰兄了。

我扬起了手臂，那鹰“呼”地一声，收了双翅，就在我的臂上。

我自然游目四顾，因为有鹰必有红绫，人鹰形影不离，早已成了习惯。

可是，这时门前冷冷清清，却不见有别人。

红绫起居并无定时，我说她这是野人本色，温宝裕却投其所好，说历来大人物，多有这种不常规作息的习惯，并且还举了许多例子，说甚么清朝名臣张之洞是如此，近代最伟大的最高领袖也是如此，说得红绫大乐。反正我本来就不想去纠正她，也由得她去。

这鹰如此早已在外翱翔，看来红绫多半也是一夜未睡，这倒令我有点担心，不知道她发生了甚么意外。

我向鹰望去，只见它神态自若，并无惶急之状。我就叫了一声，却听得红绫的声音，自屋内传来：“爸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太好了！”

我伸手推开门，红绫的话有些蹊跷，所以我也很是心急。

推门一看，只见沙发上，摊手摊脚，坐着一人，见了我也不起来，若不是他的眼珠动了几下，我几乎疑心他是个死人。

此人非别，正是已好久不见的温家大少爷温宝裕是也。

温宝裕本是我家的常客，他的出现，自然不足为怪，近来虽有相当日子未见，但是我知道他的行踪，他是去找他的降头师爱人蓝丝去了。

蓝丝所在之处，再加上蓝丝父亲的隐居之所，是地球上最多姿多采的地区，极适合温宝裕的性格，再加上蓝丝和温宝裕真情相爱，只要两人在一起，即使身处穷山恶水，也是甜蜜如糖，自然就耽搁得久了些。这期间，温妈妈曾不下十次，来这儿打听他宝贝儿子的消息——若不是蓝丝认了超级大富豪陶启泉作义父，只怕温妈妈会大闹卫府，认为是我拐走了他的小宝。

温妈妈三番四次，催温宝裕快些把这个“南洋公主”娶回来。可是蓝丝说得再明白没有。她道：“别说我是降头师，师承的来头大，有责任在身，绝不能离开自己的家乡；就算不是，我也没有办法和你妈妈在一起，过一天的日子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侯，我和白素、红绫都在，我们都清楚看到，她说了之后，连打了两个冷震，由此可知，在她的心中，真的认为和温妈妈一起生活，是万万不能，连想想也觉恐怖之事。

温宝裕还想力挽狂澜：“也不会和她在一起过日子，我那大屋子，她也不常来。”

蓝丝笑得甜媚：“我不在，她自然不来，我在，光是她带她的朋友来。『看我』，就叫人忍不住想要动点手脚，应付应付。”

温宝裕大惊失色——降头女王，若是“应付”起她不喜欢的人物来，

那不是闹着玩的。

所以他高举双手，大摇其头，叫：“算了！算了！”

温宝裕虽然和他母亲截然不同，但是母子的情分也很深，不想他母亲忽然全身发肿，口吐蜈蚣甚么的。

蓝丝叹了一口气：“你可以常在我的身边。”

温宝裕也长叹了一口气，自此“教义难两全”，他在蓝丝身边的日子，自然大大增加，这次一去，几乎已有一年光景了。

我看他躺在沙发上，那种半死不活的样子，红绫在一旁土很是很同情关注的神望着他，就道：“怎么才分手，又相思了？”

温宝裕一挺身，跳了起来，伸出一只手指：“原因之一……”

我笑：“之二呢？请快说，我一夜未睡。”

温宝裕苦笑：“其次是，我不想那么早就死。”

虽然我一贯知道这个人说话，夸张无比，无风三尺浪，可以把无中生有的事，说得头头是道，但他说得如此认真，而且又一脸的愁云惨雾，倒也着实令我大吃了一惊：“何致于便要死？”

温宝裕向我望来，突然之间，却又说了一句和刚才那句风马牛不相干的话：“陈长青回来了。”

温宝裕说他“不想死”，对我来说，已是突兀之至，但是比起这句“陈长青回来了”，却根本不算甚么。

陈长青回来了——真是突兀到了极点。

熟悉我的记述故事者，自然知道陈长青这位仁兄是何等样人，不必细述——事实上，要细述的话，也无可能，除非这个故事全部给了他。

简言之，陈长青跟了一群对生命奥秘有极深了解的僧侣，去探讨生死之谜，自此一去不返，跳出红尘，我们称之为“上山学道”去了。

虽然说他孑然一身，在世上并没有甚么亲情的牵挂，但是他家财万贯，又有数不尽的兴趣，再加上又极好交游，生活也过得五光十色，热闹无比，正是说不尽的好风光，可是他却肯毅然放弃，单是这一点决心，就令人佩服得无话可说。

他不再留恋红尘，把世俗的一切，都留给了温宝裕，包括那幢名副其实，可以称为宝库的巨宅在内，那巨宅也成了温宝裕的天地，直到他渐渐长大，发现外面更是天大地大之后，才减少了对那巨宅的依恋。

可是那巨宅仍然是他最常去的地方。

陈长青回来了，一是他失败了，一是他成功了。但不论是失败也好，是成功也好，他回来了，总是好事，何以温宝裕会有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呢？

我知道这其中必然大有文章，所以忙问：“他回来了，人在哪里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在那大屋之中。”

我提高了声音：“搞什么鬼？他为什么不来见我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我明白，若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问他，不知道要纠缠到什么时候，所以我来个“总质询”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从头说来”温宝裕仍是一副死样语气，我走向前去，在他的肩头上，用力拍了一下，喝道：“振作一点，不然，令堂来逼你结婚，我不替你挡驾。”

温宝裕一听，直跳了起来，叫道：“别开这种玩笑，不好玩。”我向红绫道：“给他一点酒，看来，他需要镇定一下。”

红绫大叫一声：“得令！”雀跃而去，不一会，就提了酒来。

温宝裕果然连喝了三口，这才道：“我是三天前回来的一一”他才说了一句，我就“哼”地一声。

这小子，三天前就回来了，居然到今天才出现，岂非可恶？

温宝裕立时向红绫望去，红绫道：“小宝打过电话来，是我接的一一我没有机会告诉你。”

这几天，我确实另外有事情在忙，忙到了晨昏颠倒的地步，和红绫像是有好多天没见了，所以，红绫才没有机会把小宝回来的事告诉我。

可是我仍然不满：“你也贵人多忙了，竟然抽不出时间来走一遭？”

温宝裕大是委屈：“我带回来了一些东西，立刻要处理，不然会失去效果，所以在七十二小时之内，不能离开，一等这时限过去，我就来了——我是昨天来的了。”

红绫道：“是，小宝来的时候，还没有过午夜。”

一听得温宝裕竟然等了我一夜，我自然也没有甚么可以不满的了。我哼了一声，同时，心中也不免奇怪——温宝裕和红绫之间的交情，自然毋庸置疑，但是他们两人，并不是那种有这么多话说的交情，这大半夜，两人难道闷坐，还是红绫由得温宝裕独自坐着等我？

我正在思索间，红绫已然道：“爸，这次，小宝在蓝丝处，带了些怪东西回来。”

我本来急于想知道“陈长青回来了”是怎样一回事，也急于想温宝裕何以会说他“不想死”。可是在温宝裕身上，古灵精怪的事实太多，一件接着一件，红绫忽然又那样说，温宝刚才又说过，他带回来的一些东西，有七十二小时的时效，那东西也是来自蓝丝姑娘处的，这就更令人好奇了。

因为蓝丝是一个降头师，在神秘莫测的降头术之中，是甚么稀奇古怪的事，都可以发生的。

所以我先问这个问题：“是甚么东西？是降头术？”

这一问，小宝立时兴奋了起来：“和降头术有关，也和灵魂学有关。”

我不值他的大惊小怪：“降头术之中，本就有很大部分和灵魂学有关的。”

降头术之博大精深，包罗万有的情形，远超乎一般人对它的理解之上，我和温宝裕就曾遇过，一个大降头师，想通过降头术，把自己变成半人半鬼的混合物，这次经验，惊险之至，我已记述在『鬼混』这个故事之中，蓝丝姑娘也是在这个故事之中首度登场的。

温宝裕兴趣不减：“蓝丝才学了一门秘技，通过降头术的媒介，可将死去的人的精灵召出来。”

我在细想温宝裕说的话，温宝裕又道：“他们认为，人有精灵——他们不叫灵魂，乍看好像一样，但是……很有分别的。”

我在等着他解说我们通称的“灵魂”和降头术中的“精灵”，究竟有甚么分别，可是他摇头，一时之间，却又说不上来。

我作了一个手势，请他暂且别理会，只顾继续说下去，因为这种事，本来就是很难用言语说得明白的。

温宝裕强调了一下：“总之，有些不同就是。人死了之后，精灵大多散去，不知所终，但是在某种情形之下，精灵却会附在特定的一些物体之上。”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请说得具体一些。”

同时，我也想到，温宝裕的话，已开始在说明“灵魂”和“精灵”的不同了。

这一方面，中国古代人的智慧，早已触及。古人说人有“三魂六魄”，这“魂”是怎么一回事，“魄”又是怎么一回事，一直没有人说得明白。

但“三魂六魄”这种说法，指出了一点：人的灵魂，以许多方式存在，不是定于一说，而是变化多端，温宝裕提及降头术中对它存在的方式的那种理解，就是灵魂存在形式的变化之一。

温宝裕挥着手：“那被精灵附着的物体，一定和这个人的死亡有关，例如，一个人被一把刀杀死，那么，他的精灵，就会附在这把刀上，以此类推。”

我呆了片刻——这种说法，我以前未曾听说过，堪称新奇。

红绫插言：“一个人要是病死的，那精灵又附在何处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如果没有这种特定的情形，精灵便无所依附——我说过，大多数情形之下，人死了之后，精灵便不知去向了。”

红绫却又有她自己的意见：“也许，若是病死的，那人的精灵，便会附在致死的病菌上。”

我摇头：“这……想像力也未免太丰富了。”

温宝裕竟然赞同：“也不算甚么，灵魂在一块木炭之中，这不正是你的经验之一吗？”

我呆了一呆，是的，记述在《木炭》这个故事中的情形，就十分类似降头术中的“精灵附物”之说——一个人被杀时，抱住了一棵树，他的灵魂进入了树中，后来，这棵树被砍下来，烧成了炭，这个灵魂就被困在木炭中。

由此可知，人的灵魂也好，精灵也好，是可以有一种依附物体的存在方式的。

我把思绪拉了回来：“那是一种甚么东西？”

温宝裕抓着头：“对降头术，我一无所知，是蓝丝精心配制的，她本来不肯给我，是我苦苦哀求，她才答应——她给我的时候，很不放心，说是怕我不知道会惹出甚么祸事来。”

温宝裕虽然是绝不经意地说着，可是我却隐隐感到了一股寒意。

确实，只有一种降头术，能把亡故者的“精灵”召来，会产生甚么样的结果，虽也不能预料，因为人在这方面的所知，实在太少了。

我摇头：“蓝丝不应该给你这种东西的。”

温宝裕伸手在脸上抹了一下：“可是，我一想到”寒光阁“中的那些藏品，我实在忍不住了——我相信你也会一样忍不住的。”

我呆了一呆。

“寒光阁”中的收藏品！

这需要作一番说明，在陈长青的那幢巨宅之中，有着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收藏品，其中甚至有超过一万种的昆虫标本。

其中有一间很大的房间，题名叫“寒光阁”，里面收藏的是剑——陈长青的上代，是历史上一场著名的大动乱的制造者，造反起家，自然重武，所以对于各种各样兵器的收藏，十分丰富，而且分门别类，分得很细，寒光阁中，专门收的是剑，绝没有别的兵刃混在其中，收藏室的名称，一望而知，是来自“一剑光寒十四州”的诗句。

虽然只是剑，但是剑也有长、短、厚、薄、乾、坤、单、双等等的分别。在这间收藏室之中，不下一千余柄各种形制的剑。

我和温宝裕，以及几个对古兵器，尤其是对剑有研究的人，曾在这间收藏室中，花费了不少时日，一面观赏，一面研究。

剑在中国的兵器之中，称为“百兵之首”，已有几千年历史，所以铸作工艺，已到了精巧绝伦的地步。其中铸钢技术之进步，匪夷所思，真难以想像几百年乃至千年之前的铸剑匠，是如何能铸造出硬度如此之高的精钢来——硬度越高，越是锋利，削金断玉的利剑，并非只是传说，在这寒光阁之中，就有上百柄之多。

中国的铸剑术，有着浓重的神话色彩，干将莫邪夫妇，为了铸成旷世的宝剑，甚至发生了他们的女儿跳进炉火之中，以身殉剑的事，所铸成的剑，以他们夫妇的名为名，一雌一雄，虽然名剑不知所终，但是这故事，却可以万世流传下去。

在寒光阁中的剑，有一大特色，就是并没有甚么“湛卢”、“鱼肠”等历史上的名剑，但却全是锋利无匹，真正的杀人利器。

陈长青的祖上，既是武夫，又是头号的造反者，当然注重实用，多于名气。所以，那一千多柄剑，只怕每一柄，都曾杀过十七、八人，或者更多，有几柄剑，在殷蓝或如寒水般的剑身之上，隐隐有血丝盘缠。由此可知，在剑的岁月之，不知有过多少次白刃进红刃出，血溅十步，开胸破膛的经验。

温宝裕想到了那千余柄剑，是很自然的事，按照降头术的理论，每一柄剑上，都不知附有多少亡于剑下者的精灵在，若是能一一召来，那可说是一个古今中外的精灵大聚会了。

能够制造这样的一场大聚会，温宝裕当然放过这机会——我也不会放过，这便是我何以一听到“寒光阁”，就怦然心动的原因。

一时之间，我和温宝裕对望着，两人都感到了一股异样的兴奋，因而不说不出话来。

过了一会，我才道：“你……已经成功了？”

温宝裕的回答，令我有点意外：“没有，我准备和你一起进行。”

他这话，深得我心——这样肯定会是奇趣横生的事，若是他瞒着我独自去进行，那未免太不够意思了。

我在他的肩头上，用力拍了两下——这时，我也已知道，事情还有大不对头之处，因为温宝裕并不是专程来请我去进行召集精灵大聚会的。他来，另有目的，就是 he 不想死，然后又又是“陈长青回来了”。

如今，说了半天，这两个“主题”，还根本未曾提及，所以我并不催他立刻去进行，只是等他说下去。

温宝裕自然知道我在等些甚么，刹那之间，他的兴奋消失无踪，神情也变得忧忧郁郁。

红绫在一旁，比我更先不耐烦：“小宝，你这是怎么啦，你一直不是说话这样吞吞吐吐的人。”

被红绫一喝，温宝裕像是如梦初醒一样，震动了一下，然后，又现出极无可奈何的神情：“我……不是吞吐，而是真的……不知从何说起。”

我看出事情必有过人的为难之处，因为小宝对分析事物的能力相当强，应该没有甚么事，可以难得住他的。

所以，我并不催他，只是道：“任何事，总有一个开始，就从开始说起。”

温宝裕很认真地想了一想，才道：“这种降头术，因为已进入了人鬼沟通的阶段，所以，是降头术之中，极高深的一种，普通的降头师，不能触及

这一领域，蓝丝的师父猜王，因为自己归位在即，所以这才把这门最深奥的降头术，传给了蓝丝。”

他还是从降头术“开始”，那使我知道事情一定和降头术有关，可是，他不想死，或许可以和降头术扯上关系，陈长青回来了，又与之何干？

我没有问，由得他说下去。

温宝裕再一开口，竟然说起降头术概论来了：“绝大多数降头术，都和一些物质有关，各种古怪的植物、动物、死的和活的昆虫等，但这种召灵术，却还要外加施术者本身的精气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向我望来。我跟他熟了，知道他是在问我，是不是知道这句话的意思。

我摇了摇头，因为我确然不知他这句话的意思。

他在这句话中，提到了“精气”这样一个古怪的名词，我不是十分能确定它的意义。

温宝裕的神情，有点沮丧：“所谓『精灵』、『精气』都是我译的，原来在降头师的语言之中，另有专门名称。那精气的意思，是施术者需要高度集中的精神，把自己的思想意志，精神气力，贯串在降头术之中，所以我称之为『精气』。我点头：“很恰当的说法。”

温宝裕又高兴了起来：“蓝丝做了第一步，她把一切都准备好了，由我来进行第二步的工作，所以，在进行之前，我要全神贯注，把自己的意念，和降头术相结合，才能成事。”

我又点头：“需要用施术者的脑能量去催动，这很合理，因为所谓『精灵』，也应该是过去死者的脑能量，两者之间，可以有能够设想的联系。”

温宝裕再道：“蓝丝交给我的是一包粉末状的物体，那包药粉，必须在七十二小时之内，溶于无根水之中——”他又向我望来，这次，我点了点头，因为我知道甚么是“无根水”“无根水”就是未曾沾过地的水。

第二章 召灵术

水和土地，本来有极密切的关系，井水河水塘水海水，无不和地相连接。但是有一种是例外，那就是雨水。

如果在雨水还未落地之前，就将之接住，那么，这种自天而降的水，就称之为“无根水”——这本是中药药方中的名词，降头术在一定程度上，和中国的医学和药学有关，所以有此方法，不足为奇。

我又知道，前两天下过大雨——温宝裕自然是算定了在雨季易得无根水才行事的。

温宝裕沉声道：“共同无根水三十四万五千六百滴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我就吃了一惊。

因为降头术是玄学的一个典型，绝没有道理可讲——或者说，它自有它的道理，只是人类不明白。

所以，一切都必须完全照足进行。无根水要三十四万五千六百滴，就一定是这个数字，少一滴，多一滴都不行。

我望着温宝裕，等他作进一步说明，因为我实在想不出他如何能做得

到这一点。

温宝裕知道我在想甚么，他道：“若不是蓝丝帮我，我绝做不到。”

听到这里，红绫陡然问：“蓝丝来了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没有，她给了我一样东西，放在木盆中，等雨水恰好滴到那数目时，这东西便会发出声响，我就得了恰好的分量。”

我和红绫都皱着眉——除非是极精密的电子仪器，不然，如何能做到这一点？

但是，降头术和电子仪器，又显然是扯不上关系的。红绫口快，已抢着问：“那东西是甚么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也不知道——”他说了一句之后，立即顾左右言他，转换了话题：“把那包粉末，放进了无根水之后，就出现了很是奇怪的现象，蓝丝虽已说过，但是亲眼看到了，感受大是不同。”

我心知他不想多提那个可以计算雨滴的东西，必然是由于降头术中的某种顾忌，所以我也不再追问。

我只是道：“你说和我一起进行，但是我看你自己已进行得差不多了。”

温宝裕忙道：“不，最重要的程序，还未曾开始——施术者的精神，还没有贯串进去。”

“

我问：“施术者可以不止一个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是，越多越好——精神力量强大的人尤其适合。”

红绫当仁不让：“那我就最适合。”

我忙道：“且慢，这种人鬼本来殊途，却又要交流的事，谁知会出甚么意外，要从长计议。”

红绫却道：“不怕，阴间我也来去自如，还怕甚么！”

我向温宝裕一指：“你来，就是存心要请红绫协助你施术？”

温宝裕说得坦白：“本来是想请你的，但乃女胜乃父，当然你成了次选。”

我道：“你不是说人越多越好吗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若你们肯父女兵上阵，那自然更好。”

红绫高兴之至：“小宝，你还没说那粉末放进无根水之后，有甚么怪现象出现。”

我道：“他没说的多着哩——他何以忽然说不想死，陈长青回来了，又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温宝裕双手一摊：“这……在这里说，事倍而功半，不如移驾，到我那里去，容易说得更多。”

我一夜未睡，着实相当疲倦，而且能使我彻夜不寐的，当然也是十分值得深究的事，所以听了小宝的建议，我不禁有点犹豫。

温宝裕看究了我的心意，忙道：“到了我那里，你可以一面听我说，一面打瞌睡。”

我苦笑：“若你说的令我瞌睡，那我不去也罢。”

温宝裕忙道：“不会，不会，保证不会。”

红绫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声哨，那鹰扑喇喇飞过来，停在她的肩上，一行三人，直往温宝裕的巨宅而去。

到了巨宅，随着温宝裕来到一个厅堂，那厅堂左首，正是“寒光阁”

的大门，右首则是另一个储宝室，和本故事无关，是以略过不提。

那厅堂中的陈设，一色的全是硬木粗制，看来粗犷有劲，是武夫本色。

在近塞光阁的门口，有一只木架子，上面放着一只木盆，约有二十公分口径，盆中有大半盆水。

一到，温宝裕就向盆中一指：“你们自己看，我也形容不来。”

那木盆中，自然就是“无根水”了。而他已经把蓝丝所给的异术粉末放进去，他说的奇异现象，究竟是什么呢？“我和红绫趋近去看时，都不禁呆了一呆。那木盆不大，可是临近一看，那感觉，就像是面临一个很深的水潭一样。不但看起来，”潭“水极深，水气氤氲，而且寒气森森，扑面而来，登时如身处穷山绝壑之中，身在一个绝顶深潭之前。我定了定神，那种感觉，依然不变，但是，却也看到盆中的水，清澈无比。那盆至多只有二十公分深，但是定睛看去，清澈无比的水，竟如深不见底一般，在水的中间，有许多各色粉末，正在上面翻滚。水分明是静止的，可是那些各色粉末，却翻滚得如万长奔腾，风云变幻，巨浪滔天一般，无休无止，变幻万千，怪异绝伦。粉末有各种颜色，在清澈如晶莹的水中，那颜色鲜艳无比，粒粒带着妖气。更奇怪的是，所有粉末，既不沉底，也不浮上水面，只在水的中段翻滚，幻出各种异象，卷动各种色彩。这情景奇特之绝，确实难以形容，若是勉强要作一个比喻，那情形有点像在观看一个巨型的”万花筒“。可是万花筒的图形有规律，而如今眼前所见，波诡云谲，却是千变万化。而且，那些极微小的彩色粒子——也就是温宝裕所说的，蓝丝给他的”粉末“，并不是溶解在水中，而是一到水中，就变得像是有生命一样，所以才出现了这样奇妙的情景。我和温宝裕，看到红绫一见了这种情景就被吸引，全神贯注，双眼发定，盯着那盆水看。从他的神态看来，显然不单是为了好奇。温宝裕几次想开口问，都被我阻止，直到红绫吁了一口气，我才问：“有甚么发现？”

红绫缓缓摇头：“不知道，这……盆水中，有点古怪，像是……像是有一股力量，叫人……跳进去，和那些有颜色的小粒子，一起跳舞。”

红绫的话，听来很是古怪，不易理解，我正想问，却看到温宝裕在听了红绫的话后，竟大有惊异之色。

我望向他：“怎么一回事？”

温宝裕吸了一口气：“蓝丝说，施术时，它有精灵附着的东西，浸在水中，只要使它能碰到那些粉末就行，然后集中精神，那样……施术者本身，就会和那些施过法的粉混为一体，把精灵召出来。”

我骇然：“那么，施术者岂不是——”温宝裕道：“当然是施术者的精神——这就是刚才红绫所说，人像是想进去，和那些粉末一起跳舞的情形——我到现在，才算是明白了蓝丝所说的是这样一种情形。”

好不容易，我等他说完，就立即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施术过程之中，施术者……的精神，会进入这盆水中，这样才能将附在器物上的精灵召出来？”

宝裕眨着眼：“多半是这样，详细……具体的情形，要进行了才知道——可想而知的是，附在器物上的精灵，就算被召来了，也必然不会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可以被肉眼看得到，我想，多半要靠施术者的精神去感应，所以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略犹豫了一下，红绫已道：“所以，施术者要和被召的精灵，处于相同的存在状态，两者之间，才能沟通。”

我指着那盆水，一时之间，说不出话来，红绫知道我的意思，大声道：“爸，阴间我也曾来去自如，你怕甚么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确实，我很担心，担心的理由，来自多方面：第一，红绫是我的女儿，自幼就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忧患，使我格外担心她的安危。第二，我对降头术一无所知，也格外觉得它奇诡莫测。第三，像温宝裕和红绫才所说的情形，等于是施术者要自己灵魂出窍，才能和被召来的精灵相会！

而灵魂离体，相等于死亡，这情形和红绫上次去阴间大不相同，会有甚么样的意外发生，谁也不能预料！

我略举了举手，把我第三点的忧虑，说了出来。

温宝裕和红绫，也显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他们都好一会不说话。

然后，温宝裕才道：“情形虽然特殊，但是……我想不会有危险——因为蓝丝并没有提出这一点，她只是说——”温宝裕说到这里，陡然住口，神情尴尬，分明是有甚么话，说漏了口。这种情形，如何瞒得了我和红绫的注视，我立时“哼”了一声，红绫则叫道：“小宝，你好啊，蓝丝有甚么话，你打了埋伏不说出来？”

温宝裕双手一摆：“她说，这种法术，最好不要试着玩——除非有特定的目的，知道召来的精灵的来龙去脉，这才好进行，不然，不知道召来的是甚么样的凶神恶煞，怕会有意想不到的麻烦。”

我陡然吸了一口气，温宝裕却又轻描淡写道：“这就像是警告不要随便开门给陌生人一样，其实只是一种警告罢了。”

温宝裕自小就胆大妄为之至，脾性至今不变。我疾声道：“所谓意想不到的麻烦，是甚么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只是可能有，不一定会发生，就算会发生，也不知道是甚么，蓝丝也是才学会这门法术！”

我眉头打结，温宝裕竟然问：“是不是由于一点，就放弃如此旷世难逢的探索？”

这小子是在将我的军了，我沉声道：“你曾胡乱召魂，把一个积年老鬼，召进了一个小女孩的体内，这教训还不够你受的？”

温宝裕也是在这巨宅之中，曾召来了积年悍匪黄老四的灵魂，进入小女孩安安的体内，这件事，至今未了，发展下去会怎样，无人能知。

温宝裕双手一摊：“没有甚么不好啊，并没有甚么人受伤害。”

我道：“可是，这次如有意外，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。”

温宝裕应对如流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”

我心中暗叹一声：“看了看在一旁跃跃欲试的红绫，心中大是感叹：曾几何时，我何尝不是如此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入虎穴的次数，数之不尽，甚么时候变得这样畏首畏尾起来了？想念及此，我不禁一声长叹。红绫和温宝裕两人，竟然能够知道我的思路历程，我叹声未毕，两人已各自一声欢呼，一前一后，掠进了”寒光阁“。温宝裕曾跟随良辰美景，学了一个时期轻功，所以身手也很快。他们两人进了寒光阁，只听得里面，传来了一阵金铁交鸣，悠悠不绝，在动听之中，另有一股肃然之气。寒光阁中，有上千柄剑，我知道那是他们在选择剑，拔剑出鞘时发出的声响。我叫道：“随便拣两把就可以了。”

我的话，有未曾出口的“潜台词”：“随便哪一把，都不止刹过一个人，剑上的精灵，决少不了。”

里面传来红绫和温宝裕的答应声，不一会，两人出来，我一看，不禁感叹，人性格生就随便在一个小行动之中，也能表现出来。

这时，红绫带出来的，是一柄又长又阔的大剑，寻常剑只有三尺来长，可是这时，红绫捧着的那一柄，足有五尺来长，剑身也极宽，通体黑黝黝，又不类生锈，看来并无刃口，但是在剑刃之上，却又不时有寒光隐隐闪动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那剑看来很是沉重，因为红绫也是双手捧它出来的一一若是她一手提不动的话，那么这柄剑的重量，有可能在一百公斤以上。

她一面大踏步走出来，一面叫嚷：“这柄剑最长大，又最重，一定曾伤过不少人。”

他来到近前，把剑向地上一放，剑尖向下，那剑无剑鞘，她随随便便一放，“铮”的一声响，剑尖竟然刺进了地面五寸左右。

地面上铺的全是水磨方砖，由此可知，此剑虽然不是甚么寒光四射和起眼，可是却锋利无比。

这一下，连红绫自己，也有点意外，温宝裕也失声道：“好家伙。”

接着，他吐了吐舌头：“这剑太重，我几次拿它不动，没有硬来，幸亏如此，不然，要是一失手，落在脚上，那还了得！”

我这时离这剑很近，觉得在这黑漆的剑身上，似有一股寒气散发出来，我伸手贴着剑脊，轻抚了一下，触手冰凉，如抚冰块。

我大声道：“好一把宝剑。”

温宝裕发挥想像：“会不会是独孤求败的那柄玄铁重剑？”

我笑道：“不，多半是倚天宝剑。”

温宝裕摇头：“你别冤我，倚天剑断成两截，明教锐金旗，嫌它杀教众太多，不肯接上，两截断剑，自此下落不明。”

我们这样在说着，我以为红绫必然不知我们在说甚么，却不料她突然道：“那两截断剑，后来又被高手匠人，铸成了两柄匕首，其中一柄，曾在清末民初，落在韦小宝的手中，造就了不少大业。”

红绫此言一出，把我和温宝裕惊得目瞪口呆。红绫虽然学识丰富之至，但这方面的所知，应该等于零，何以也能精通如斯？

一时之间，我们望住了她，则声不得，红绫得意洋洋：“你们常说些我不懂的话，我向妈处学的，有何难哉？一个小时，就全在脑中，滚瓜烂熟了，『金学』程度之深，我排第一，谁与争锋？”

我和小宝连声道：“佩服！佩服！”

小宝把手扬起，这才看到他手中，是一只镶金饰玉，极其精致的檀木盒子。那盒子长不足一尺，看来，盒中该是一柄短剑。

温宝裕一面去开盒盖，一面道：“这剑光芒很强，小心点看。”

红绫本来在探头去看，闻言后退了半步，盒盖也在此时打开。

只见盒中，寒气闪闪，一时之间，只见一团剑形的光芒，不见有剑，那团光芒还在吞吐闪耀不定，如同是发光的活物一般。

要相当用心，才能看到，在那团光芒之中，裹着一柄小剑，而光芒就是由这柄小剑发出来的。

这柄剑，其小无比，形制竟和通常缩小了作为拆信刀之用的摆设品一样，但是可以看得出，剑身锋利无比——不然，也不会发出这样夺目的光彩。

在剑旁，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剑鞘，温宝裕拈起小来，又取起剑鞘，夺了进去，光芒骤敛。

他道：“我留意这柄小剑很久了，真难相信那么小的剑，也能杀能，正

好拿它来试试。

“

他说的时候，望定了我，显然他对这柄剑，很有些疑惑，我反问他：“这剑有多锋利，你可曾试过？”

温宝裕吐了吐舌头，又拔剑出鞘，高举过头，剑尖向下，然后松手，任剑落下。

只这柄小剑落下，一碰到了砖地，竟然无声无息，直刺进了砖面。

这一来，我和红绫，都不禁吃了一惊，刚才红绫手中的长剑，插进了砖面，已足以令人骇然，但是那剑沉重无比，再加上锋锐，还可以理解。

而如今，这柄小剑，重不会超过四两，却能有这样的表现，其锋利程度，实在令人咋舌！

我一弯身，把剑拔了起来，果然拈在手中，轻若无物，可是举近一看，寒光闪闪，有一股凉意扑面，细看剑柄之上，有用金丝盘成的“女贞”两个古篆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这剑，是古代女子要来防身之用，以保贞节的。”

温宝裕显然对这剑下过一番功夫，所以他立即问：“是杀人还是自杀？”

我道：“若是杀不了人，当然只好自杀。”

红绫对这种情形，不是很想得通，所以她眨着眼，没有出甚么声。

温宝裕很是兴奋：“这剑不知曾使用否？”

对这个问题我当然不会有答案，红绫忽然道：“这剑不是凡品，能拥有它的主人，也一定身价非凡，难道还要用它来自卫？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：“历史上动乱多，在天下大乱时，哪怕是金枝玉叶，公主贵人，一样会有不可思议的遭遇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是啊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女儿就在大动乱之中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”

红绫居然响应：“想那崇祯皇帝，在上吊自尽之前，还把他的女儿，砍了一条手臂——这皇帝，连父亲也做不好，怎么治天下？”

红绫忽然发出了这样一句议论，其立论虽堪发噱，但是却是很有道理。

温宝裕感叹了一阵，向我望来：“就凭这一大一小两剑上所附的精灵如何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，看来，这两柄剑，都很有些年代了。剑，铸来就是为了杀人的，自然年代愈是久远，被用来作为杀人的可能性愈多，寒光阁中有上千柄剑，任择两柄，都是一样。

我道：“应该如何使用，我不懂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先要念一遍咒语——那咒语好长，我全记住了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忽然现出了古怪而又为难的神情来。我始终觉得，这小子有点古怪，一定会有些甚么事，瞒住了未曾说出来。

所以我道：“小宝，我们即将进行的事，极其神秘不可测，我们既然共同进行，必须要通诚合作才好。”

温宝裕连声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我道：“那么，你曾说陈长青回来了，是怎么回事？”

温宝裕道：“这……我正想说到这一点……”

他言语之间，仍然有些歧唔，在一旁的红绫，已不耐烦起来。

她不耐烦，不是为了小宝欲言又止，而是等急了，她大声道：“那陈长青回不回来，有甚么要紧？不如先看了精灵再说。”

我正色道：“不行，陈长青是我和小宝的生死之交，有关他的一切，比甚么都重要。”

红绫见我说得认真，伸了伸舌头，不再说甚么，小宝忙道：“他回来的事，和召精灵……也大有关连。”

我喝道：“你痛快点说，别吞吞吐吐的了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说——在召灵之前，先要念一遍咒语，念那咒语的作用，是要把在这盆水周围，一定范围内，不相干的精灵，或类似精灵的存在赶走。”

第三章 咒语

对小宝的说法，我并不感到突兀。

因为，我曾参加过许多次，各种形式和灵魂接触的行动。灵魂，正是小宝口中“类似精灵的存在”。通常，为了避免不受非目标中的灵魂的干扰，都会先设法将之驱走，以免妨碍降灵的进行。

看来，降头术中的召集精灵之法，也要有这一项事先准备功夫。

这项准备功夫的理论基础，和我对鬼魂的理论，十分吻合。

我的理论是，灵魂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空间之中，只是没有通过特殊的情形，接触不到而已，那情形一如，若没有电视接收器，就看不到电视画面，但形成电视画面的电波，却充塞空间，无处不在。

这理论并不神秘，也经多次证实。

温宝裕刚才所说，念咒语的目的，就是不要其他的精灵，干扰了召灵的行动。
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

温宝裕道：“那咒语十分长——”我不耐烦：“这你刚才说过了！”

温宝裕道：“是——可是事情是从这咒语开始的，这咒语很长——”我重重的哼了一声，温宝裕续道：“可是在念的时候，一个音也错不得，蓝丝千叮万嘱，要我小心，我自然也很是紧张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表示明白。

“咒语”这玩意，在玄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古今中外的魔术巫术法术召灵降神等等行为，都有各自的咒语。一念咒语，就有一种奇异力量的产生，可以达到种种想达成的目的。

至于咒语的力量，自何而来，或者说为何念了咒语，就会有力量产生，这一个问题，至今为此，还没有确切的答案。

凡是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，各人就可以凭自己的想像力来做设想。

我在长久涉足玄学范畴的过程之中，对“咒语”这种神秘的现象，也作过不少假设。在我的假设之中，有两项值得一提——这个故事和咒语的关系很大，所以我又嫌其烦，把我对咒语的假设阐说一下。

我对咒语的第一个假设是：咒语，毫无例外，是由一个以上的音节组成，咒语是要大声诵念的，而咒语的发音，连串起来，又并没有语言上的意义，所以，咒语只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发音。

在发音的过程中，有可能引起空气中或其他物质对声音的共振，而在声音的共振过程中，又导致一些变化，例如实用科学还不能解释的磁场变化等等，从而，在不可知的因素之中，产生了力量。

这个假设比较简单，不可知的因素也太多，所以不是很被人接纳。

我的另一个假设是：各种咒语，其实是各种语言，特定的咒语，是特定的语言，说给特定的对象听，只有特定的对象，才能听得明白特定的咒语。

说得明白一点，我假设诸神具有超凡力量，都是外星人，那么，咒语，就是各类外星人传下来的语言，你用这种语言说话，这种外星人能听懂，它就发挥力量，使你达到目的。而你用那种语言说话，那种外星人就明白，他就能应你邀请，去完成一定的目的。

当你高声诵读咒语之际，目的是要有超能力的外星人听到，才能发挥力量来帮你。

自然不是每次有人念咒语，就一定奏效，而是要各方面配合，使咒语的特定目标，可以听得到，这咒语才有效。之所以咒语不是人人可念，其中还包含了能“上达天庭”的诀窍在。

而外星人在传下咒语的时候，一定也作过某些承诺，只要听到了咒语，他们就会实现承诺，发力量，出现不可思议的效果。

这一个假设，虽然只是原则，许多细节问题都是未知之数，但很可以说得通。

当然，也有人讥嘲：“卫斯理的任何假设，都离不开外星人。”

确实如此，我的许多假设，都离不开外星人，因为我坚信，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，除了用外星人去解释之外，永不会有结果。

如果不相信有外星人，那么，就一直只好在谜团之中打滚。

好了，咒语在我的心目之中，既然可以作如此的假设，那么我自然同意温宝裕的话。那是一个音节也错不得的，非但错不得，而且音要念得标准——音不准，就不是那个语言，人家就听不懂了。

中外历来所传的咒语极多，但是绝大多数都失了灵，当然是因为在传习的过程之中，越来越走了音的缘故，变得初授者都听不懂了，如何还会有效？

温宝裕见我谅解他的困难，很是高兴：“这咒语，一共有两百二十二个音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望住了他不出声——温宝裕生性活泼，不耐死记，这全无意义的两百来个音，要他死记下来，对他来说，那可比甚么都难。而且，我不相信他可以记得下来。

我吸了一口气：“你记错了？”

谁也不知道若是记错了咒语，或是念错了咒语，会产生甚么样的结果，所以我才吃惊。

温宝裕道：“若不是记得一字不差，谁敢乱念？说来好笑，咒语本来是玄学的，最不科学的东西，可是我却借用了科学的发明——在蓝丝念的时候，我用录音机，把它全录下来了。我闷哼了一声：“没听说咒语可以用录音机代念的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当然不，我照着录音来练，练了上千遍，总算记得了。”

我由衷地道：“真是不容易之至。”

温宝裕感叹：“简直困难之极，我战战兢兢，一个音也不敢错。背熟了

之后，每天也至少念它七八十遍。等到把蓝丝给的粉末，溶进了无根水之中，照蓝丝的吩咐，是要对着这盆水来念这驱赶野精灵的咒语的。念完咒语，就可以进行了。”

红绫在一旁，看来已经忍耐到了极限，她大声道：“那你就快念咒语吧！”

温宝裕苦笑了一下：“我准备好了一切，就要来找你们，要和你们一起进行，我临出门找你们时，由于这几天来，念咒语念成了习惯，所以一面走，一面又把那咒语，念了一遍——其间，曾有短暂的时间，经过这盆水——”他说到这里，停了一停，而我，也听出一些名堂来了。

我道：“你那一遍咒语，起了作用？”

温宝裕皱着眉：“我……我不知道——”红绫的性子比我还急：“起不起作用都没有关系？反正咒语是用来驱赶精灵的，早赶走和迟赶走，还不是一样？就算驱走了再来，重念一遍就是！”

温宝裕作了一个手势，我道：“听小宝说下去。”

温宝裕道：“我一面念，一面向外走，等到念完，恰好推开门。”

他伸手向前面那扇门，指了一指。接着，他急步走到了那扇门前。

当时，温宝裕走到了门前，打开门，心中很是兴奋，因为他即将和我见面，又有一樁如此稀奇古怪的事，可以和我一起进行。

他又自觉这种难记的咒语，念来很是畅顺，所以心情也很愉快，就在这种情形下，他虽然听得身后，有人叫了他一声，他也自然而然，大声答应。

那叫他的声音，叫的是：“小宝！”

温宝裕在答应了之后，才陡地一震，但立时感到，那声音极熟，应该是一听就知道是谁。可是，却又奇怪在，他一时之间，竟想不起是谁来——在极度的意外之下，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形。

所以，他也陡然一呆，心中在想，“是谁？”

而那声音又已传来，这次，大有责备之意，“小宝，你在搞甚么鬼？”

这句话一传入耳中，温宝裕心头突然乱跳，喜得大叫一声，竟直跳了起来，这才在半空中一个转身，大叫道：“陈长青，是你？”

他已认出了那是陈长青的声音。

他这时的高兴，实是难以形容，陈长青和他的交情极好，要不然，也不会把偌大的家财，全都交给了他，当时温宝裕只不过是一个少年，能得到朋友这样的信任，自然铭感心中。

虽然说陈长青是“上山学道”去了，可是他一去之后，了无音讯，那情形也就和“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”差不多。有时，我和温宝裕提起陈长青，他都免不了要眼红，这时，突然听到了陈长青的声音，其乐可知。

所以，当他在半空中一个转身，落下地来之际，甚至感到了一阵晕眩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可是当他站定了之后，他却为之一呆，因为眼前一个人也没有，而且，他也立即发觉，眼前并没有可供人躲藏之处。

他站着发呆，刚才，他明明听到了陈长青的声音，何以竟闻声不见人？

他一面拍打着自已的头，一面也叫了起来：“陈长青，你在搞甚么鬼？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居然立刻有了回响，陈长青的声音又入耳：“你才在搞鬼啦！刚才你念的是甚么咒？”

温宝裕毕竟是和我在一起，经过了不少古怪事件，他立时知道，这时

发生的是怎么一回事。

他知道，其实，实际上并没有甚么声音，而他之所以“听”到了陈长青的话，是因为有某种力量，影响了他脑部的听觉部分。

也就是说，陈长青人并不在，是陈长青的精神力量，或是陈长青通过某种方法使他“听”到。

刹时之间，温宝裕的思绪，紊乱之极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陈长青学道有成，已经练成了类似“他心通”之类的神术。

所以，这时自己能听到他的声音，陈长青他人，可能不知道在喜马拉雅山的哪一个雪峰顶上。

接着，他忽然又想到，陈长青可能是回来了，只不过回来的，不是他的人，而是他的灵魂——这样说来，陈长青竟是死了！

片刻之间，思潮起伏，情绪变化之大，令他难以承受，竟至于额上，沁出了老大的汗珠来。

他一发急，连声音都哑了，他嘶叫：“你别吓我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他问了之后，却好久没有得到回音，这更急得他团团乱转，又一再连连发问。

大约过了两三分钟——对温宝裕来说，这两三分钟，简直犹如在地狱中被火烤一样难受。

然后，他才又听到了陈长青的声音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一听这四个字，温宝裕先是呆了一呆，下意识地四面张望了一下，他当然看不到甚么，而接下来，他听到陈长青的话，却叫他凉了半截。

他听得陈长青道：“可是，怎么一回事，干甚么要赶我走？为甚么全要把我们赶走？”

陈长青的声音，听来很是愤怒，温宝裕陡然想起，刚才在听到陈长青的声音之前，自己正在念蓝丝所授的那篇咒语！

而那篇咒语，目的是驱赶附近周围的精灵——也就是说，在这屋子中，如果有精灵在，这篇咒语，加上那盆混了粉末的无根水的配合，就会起一种奇妙的作用，把那些精灵全赶走。

所谓“精灵”，本来就是和灵魂、鬼，是同一性质的存在，而陈长青却同时遭到了驱赶，那岂不是说，陈长青已不再是人，而是鬼魂了？

温宝裕张大了口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在好一阵“咯咯”发响之后，他才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
若说他平时喜欢语无伦次，那是冤枉了他，这时，他才是真正的语无伦次了。

这时，陈长青的声音又响起：“小宝，你究竟在搞什么鬼，这一个大洞，里面是甚么？怎么会有轮回光彩，那是甚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听得温宝裕目定口呆，甚么“大洞”、“轮回的光彩”等等，都令温宝裕莫名其妙，不知所指。他急得几乎哭了出来，叫道：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究竟怎么啦？”

陈长青却又重覆了那句话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温宝裕大叫：“你回来了，你在哪里？为甚么我看不见你？你……你现在是人是鬼？”

温宝裕的精神状态，那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，所以他一时情急，就问出了这样一句话来。

我一听得他说到这里，就失声道：“你不应该用这样的话问他的。”

当我这样说的时侯，我只是直觉才如此说的，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，我之所以如此说，是我也认定了陈长青已经是鬼而不是人。

而且，情形还更可怕的是，陈长青极可能，并不知自己是鬼，他只知道自己回来了。

人死在外面，灵魂自然也回家，这种情形，并不罕见。通常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回家者并不知自己已经死了，若骤然问他是人还是鬼，提醒他其实已经死了，自然不是很好，所以我才直觉地说温宝裕不能这样问他。

我一说，温宝裕的神情，比刚才我一进门看到他的时侯，更加难看。

他喃喃地道：“问了之后，我也感到不应该这样问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我道：“你且说下去，后来怎样？”

当下，温宝裕也觉得自已如此问，太突兀了些，他心中很是不安，等着陈长青的回答，同时，急速地思索着陈长青的话。

陈长青说屋子里有一个“大洞”，温宝裕自然看不到，他只看到那盆水，水中的粉末，正在翻滚卷动，放出异样的色彩。于是，他又想到了陈长青说甚么“轮回的光彩”，是不是就是指这盆水？

这盆水，可以起到把精灵召集来的作用，陈长青如今的存在状态，如果和精灵接近，那么，这盆“法水”，在他看来，自然便大具异相了！

一想到这一点，温宝裕不由自主，发出了一阵呻吟声，连忙脱下了外衣，覆盖在那只盆上。

他仍然未曾得到陈长青的回答，他又等了一会，才又道：“你……还在吗？你回来了，再好没有，再好没有，怎会有人赶你走，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他想不断地说话，以驱赶心中的恐惧感——那时，他心头真的感到了恐惧，因为他不知道陈长青究竟是人是鬼，究竟怎么样了。

他又断续地说着，说到后来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甚么，但求有声音发出来就算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总算又听到了陈长青的声音。

照温宝裕说，若是他听不到陈长青声音的话，他会一直不停地说下去，成为一个不断说话的疯子——温宝裕的说话虽然夸张，但若是陈长青不再出声，必然给他极大的打击，这一点殆无疑问，因为他认定陈长青已成了“鬼魂”一类，而被他的咒语以及降头术“赶走了”，他会因此而感到极度的不安。

谢天谢地，陈长青的声音又传来了，说的竟然还是那一句话：“小宝，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温宝裕一听，高兴激动又生气，以致眼泪直流。他高兴激动，是因为再听到了陈长青的声音，而他生气，却是因为陈长青一个劲儿在追问他“搞甚么鬼”，却又不说他自己是在搞甚么鬼。

温宝裕一急之下，忍不住大声叫：“你在搞甚么鬼啊，你人在哪里，是学会了隔身法，还是神游到此？我是个凡夫俗子，你要对我说明才好！”

他不敢再问陈长青“是人是鬼”这样问法，在当时的形势下，已经可以算是最佳措词了。他问了之后，又是好一会儿，陈长青才有了回答。陈长青的回答，令温宝裕在肚子里，骂了几十声“混蛋”。可是温宝裕虽然没有骂出声，陈长青却也知道，他竟然道：“你先别骂我。”

温宝裕吃了一惊，也坦承不讳：“我是在骂你，你也该骂，你刚才给我